



2651.1

# 張一哥參軍

(秧歌雜劇選集)



冀魯豫書店發行



# 張二哥參軍

—— 秧歌雜耍選集 ——

陳洪等 著

冀魯豫書店出版

一九四六年一月

國家圖書館



004850294

張二哥參軍

(秧歌雜要選集)

著者：孫汝等

編輯者：真如羅詩店編輯部

出版者：寶魯源書店

定價：每冊一元

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

（一—五〇〇〇冊）

# 目錄

## 秧歌

寇芳八路軍  
 張二哥參軍  
 勞軍（兒童秧歌）

洪洪洪  
 孫孫孫

## 高調

陳三劉林  
 王牛李皮

馬俊傳  
 馬俊傳

## 大鼓、墜子、快板

保衛咱們的好日子（大鼓）

動力

保衛邊區（河南墜子）

儀維分

割苦水（快板）

王瑞珍

蔣介石（快板）

王新仲



## 編者的話

這是我們兩年文化娛樂材料的一個徵文選集，從徵稿到出版，其間的時間，是很短促的。現在居然有一個小冊子要與大家見面了，而且內容，還算不壞，這不能不是邊區一大喜事！

邊區自實行減租生產以來，大部份地區的群眾都翻身了，群眾已成了新社會的主人公。可是反映這種變化了的新的社會生活的文化娛樂創作，却還很少。而群眾基於本身在政治經濟地位中的變化，在文化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着獲得一些能夠反映和指導他們新的生活藝術了。在這種供給不能適應要求的情況下，就拿戲劇活動來說吧，下面的事情就發生。劇本慌成了普遍現象，好多業餘劇組，特別是農村劇團，因為找不到新劇本，只是成立起來，敲鑼打鼓熱鬧一陣子，就垮台了。大部份劇團是靠着搬運外區的劇本，而外區劇本又多不能合於邊區情況。如某劇團在清縣上演太平的「軍人招待所」時，就有村幹說：「（劇的內容）好是好，就是在咱這裡還得過兩年才得開！」這一批評是很正確的。這可說明了外區劇本對群眾的要求，能滿足一些，但是並不能真正（或完全）滿足。

這一小冊子的內容，雖然還不夠豐富，可是無論是講擁軍也好，參軍也好，群眾鬥爭也好，反對內戰也好，都是本邊區三四年來，特別是當前群眾生活的真實反映。

一件創作，只要它是反映群眾的真實生活的，那麼牠的感情就必然是真正的群眾的感情，如果感情不真，生活更是假的了。我們編選這個小冊子的時候，是嚴格遵守了這一觀點的。因此集內有幾篇稿子，在結構上，寫作技巧上，是稍嫌粗糙和粗澀，我們還是選上了。而在收到的稿子上，有幾篇寫得結構相當完整，行文頗為流暢的，可是因為它所屬

## 張三哥參軍

限的，不是真正群眾的生活，或缺乏真實的感情，我們都割愛了。

從作者的來信內容，以及來稿的白字之多，集內的創作，大部分是些在下層工作的，文化程度並不很高的同志們的作品。邊區有著一千多萬的群眾，他們對新文藝的要求是很大的；我們邊區沒有多少成熟的文藝工作者；因此，解決這一問題的責任，便不能不落在我們每一個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們的身上。這次新年徵文，已經很清楚地指明了這一問題。我們希望邊區各地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們，都能够像本集的作者一樣，多多把邊區群眾各方面的實際生活，通過各種文藝形式，普遍的反映出來。這樣邊區的文藝陣營，馬上便會出現一副新的面貌。

最後說明的一點，集內的戲劇與雜耍，都很簡短通俗，不僅可供機關學校之用，即農村劇團，也都可完全採用。特別是農村劇團，因為演員們對自己的生活，都很熟悉，更可參照了集內創造，多創造一些自己的劇本與唱詞。

編輯部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

# 慰勞八路軍

(秧歌劇)

孫洪

——這一秧歌舞最好用廣場演出〔舞台亦可〕。豬羊須用小孩化裝

。如化裝困難，可改用其他慰勞品將唱詞修改一下——

## 人物：

老頭甲、乙	青年甲、乙	男孩
老婆甲、乙	婦女甲、乙	女孩

〔開始時鑼鼓聲，然後音樂起〕

|| : 1̇ 2̇ 1̇ 2̇ 6 3 5 : || 6 5 3 2 6 5 3 2 |

5 6 5 6 1̇ 6 1̇ |

〔兩個老頭，在音樂中一個從左，一個從右，挑着白菜，扭秧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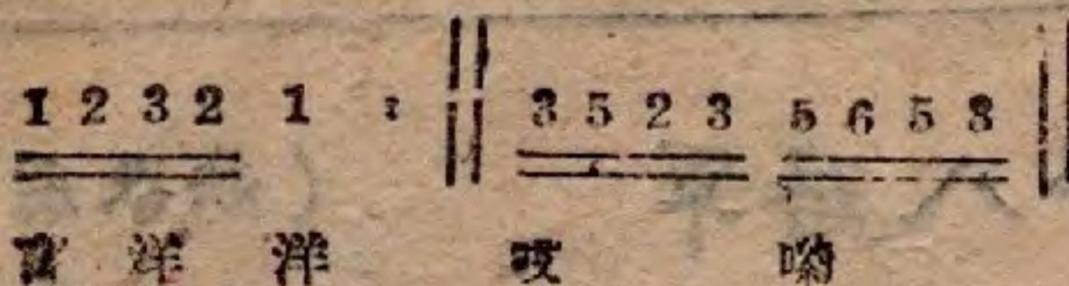
1̇ 6 5 1̇ | 3 2 3 5 | 3 5 1̇ 6 5 | 6 5 6 1̇ 5 |

挑 起 白 菜 去 慰 勞 野 軍

1̇ 6 5 1̇ 6 5 | 3 5 6 1̇ 5 || : 2 1 2 3 5 5 3 |

咱 們 八 路 軍 打 了 大 勝 仗 老 漢 心 裡

## 張二哥參軍



〔唱完之後，鑼鼓聲起，兩個人交叉一個花，左右扭下。兩個老婆，一個提籃子雞蛋，一個抱着紅公雞，唱着同老頭一樣的歌，扭秧歌步伐上。〕

甲唱：抱着紅公雞，〔乙唱〕提着雞蛋依呀海，〔齊唱〕八路軍是咱們救命人，咱們一定要報恩！咳嗚，咱們一定要報恩！

〔唱完，同老頭一樣下去。兩個青年由左右全上。〕

甲唱：推着粉皮，〔乙唱〕推着粉條依呀海，〔齊唱〕咱們擁護八路軍，保衛邊區打頑軍！咳嗚保衛邊區打頑軍！

〔唱完同下兩個婦女上。〕

甲唱：提着酒瓶，〔乙唱〕拿着碗來依呀海，八路軍打頑軍有功勞，要給他們喝一個飽！咳嗚，給他們喝一個飽！

〔唱完，過程同前，男女小孩用輕快的步伐跳上。〕

男唱：趕老母豬〔女唱〕牽着綿羊依呀海，八路軍給咱們打勝仗，咱們讀書有福享！咳嗚咱們讀書有福享！

〔唱完下場，然後老頭甲帶頭，老婆甲、婦甲、青甲、男孩成一隊從左邊上。老頭乙帶頭老婆乙，青乙、婦乙、女孩成一隊，從右邊上。〕

齊唱：咱們的八路軍，打仗打的好呀海。今天收復幾個村，明天奪回幾個城！咳嗚明天奪回幾個城！

眼看要過太平年呀依嗚海，中央軍又去打內戰，從南到北拉戰線！咳嗚從南到北拉戰線！

中央軍真沒道理呀依嗚海，光想自己得利益，就憑他不肯出氣力，咳嗚抗戰他，肯出力。

總算的只和他，是老百姓的呀海，誰要想進攻邊區！就把他

## 康二哥參軍

打出去！咬他，咱就把他打出去！

（齊唱時隊形不要太單調，要多樣化。可採取各地方老百姓自  
製編排的隊形。每段之後，仍用鑼鼓配之。）

一九四五、二、一號

張二哥參軍

張二哥參軍

(秧歌劇)

孫洪

人物：張二哥：農夫，二十三歲，很強壯。

二嫂：農婦，二十歲，很愉快。

兒童：甲乙兩個，均十歲左右，天真活潑。

[開幕時音樂起，農婦提着一包袱棉花，扭秧歌步伐上，滿臉笑容，] ]

||: 3 5 2 | 3 5 2 | 3 5 2 1 | 7 6 5 : || 3 5 2 3 |

3 6 5 3 | 2 5 | 1 7 6 | 5 ——— ||

婦唱： 3 5 2 | 3 5 2 | 3 5 2 1 | 7 6 5 | 3 5 2 3 |

我 正 在 合 作 社 領 棉 花 忽 聽 得

5 6 5 3 | 2 5 | 1 7 6 | 5 ——— | 3 5 2 1 |

人 聲 亂 雜 雜 啊 仔 細

7 6 5 | 3 5 2 3 | 3 6 5 3 | 2 5 | 1 7 6 |

看 一 看 一 個 年 輕 小 夥 子 騎 着 大 白 馬

5 ——— ||

## 張二哥參軍

【二】頭帶着禮帽身上披着紅，男女老少排隊來歡送，人人都說他是參軍模範新英雄。

【三】八路軍待咱老百姓，恩愛就像海一樣深，我有心動員我的丈夫去參軍。

【四】不知道他心裡願意不願意，等他晌午回來了，坐在一起多用那好言語勸他去！

【白】一邊走，一邊唱，不覺就到家啦呀。天已經快到晌午啦，我煮好麵條去，等我丈夫回來了給他吃碗好麵條，我也勸他參加八路軍，去殺死那些進攻咱邊區的頑固軍！〔下〕

農夫唱：〔其妻下去之後，音樂起，農夫上，唱詞同上〕

【一】我拾糞拾了大半晌，直聽得街上鬧哄哄，原來是動員參軍人人忙。

【二】我心想如今的好時光，多虧八路軍來幫忙，成立了農會減租減息才不鬧饑荒。

【三】中央軍辦事無有天良，黑夜白日把那壞事想，他原來進攻邊區奪咱好地方。

【四】我決心參加八路軍，保衛咱們根據地，我就去高高興興報了一個名。

【五】我老婆，小心眼，小肚量，他一定要和我窮嚷嚷。回家去慢慢把道理給他講！

【白】一邊走一邊想，不覺到家囉。〔放下糞筐子向內喊〕福娥！飯好了沒有？

婦：〔兩手上還有麵高興的跑出〕呀！才回來，麵早趕好啦，就等着你回來呢！你快歇歇吧，我去給你下麵去。

夫：來！我去幫你燒火吧！

婦：真是，才從外面跑回來怪累的，你歇歇吧！〔阻擋〕

第二幕

燒沒了，再燒把柴，引着火就可以下麵了。

尖：〔看底下微微笑〕看她今天比那一天也高興，我給她說我參加八路軍，她一定會答應。

婦：〔端兩碗麵條上〕趁熱，快吃吧。

尖：〔接過來放在桌上〕今天的麵條趕的真細，像掛麵一樣。

婦：你整天作活受苦，我還能不好好給你趕碗麵吃？

尖：自從八路軍到咱這，你的腦筋變的可真快，待我越來越好了；二方面軍在的時候，你光想和我離婚。

婦：看你吧！光記着那些敗興的事。你要知道，那也由不得我呀！二方面軍在這時，把家裡吃的用的弄個淨打光。你還得天天鑲出去，怕人家抓壯丁。我在家裡餓的乾等死，才說那些話呢。自從了八路軍，實行減租減息，咱才有吃的；我們婦女也組織起來，紡花織布，有穿的啦！咱倆過的好好的，如今叫我給你離我也不離！

尖：八路軍叫咱們有吃有穿，還叫咱們感情也好，真是咱們的恩人！可是他媽中央軍又想來進攻邊區，要把咱這地方又弄的亂七八遭！

婦：該不是！聽說二方面軍和中央軍日本人都合作了。

尖：就是！你知道他們合作幹吧？要進攻咱邊區，打咱八路軍！

婦：中央軍真壞，他給敵人合作打咱們中國老百姓！

尖：哼！抗戰八年，他就光打敗仗，不賣一點力。如今日本人敗了，他想佔地盤，消滅八路軍。該不是不容易呢！

婦：不要說八路軍，就是咱當老百姓的也不能答應！叫咱遷過那墳地，景呀可不行！〔端飯給他〕又冷，快涼鞋；吃吧！

尖：〔看他不吃〕你爲啥不吃呢？

婦：你先吃吧！



兒甲：我，要，叫，你，去，你，就，去，去，去。

婦：〔驚〕你們這兩個調皮向兒爺時時進來幹？〔去打甲，躲避〕

兒乙：二嫂！你不要動罵俺二哥嘍！人家自己已經報名嘍，村裏說會  
咱村裡參軍的要到縣裡報名去呢！叫俺倆位二哥帶上花，披紅  
，去村公所等着呢！

婦：怎麼！你已經報名啦？

兒乙：嗯！我回來的時候，聽說中央軍要進咱們邊區，好多人  
都氣的不得了，馬上就去村公 報名參軍，和頑固軍幹呢。哥  
也來不及和你商量，就報名了。

婦：那你不早說，叫我費了半天勁，那你快吃飯吧！我給你準備一  
行李。

兒甲：村公所準備好酒席呢，不叫他在家吃飯！

〔鑼鼓聲起兒甲乙給帶花披紅，婦把自己頭上的青毛巾給他扎  
上拉拉衣角〕

婦：真是比娶我的時候還熱鬧呢。走吧，我去送你。

齊唱：5 5 5 5 1 5 4 5 | 5 1 1 1 3 2 1 2 | 2 3 5

1、罵一聲中央軍 你真沒良心 你不打

1 3 5 | 2 2 1 2 5 1 3 | 2 2 1 2 3 1 |

日本兵要打自己人 呀 要打自己人

2、抗戰八年正，八路軍最有功。建立了好政府，人人講平等呀人人  
講平等，

3、開展了大生產，人人加油幹，又有吃又有穿，窮富都喜歡呀窮富  
都喜歡！

4、邊區的老百姓，團結要加緊。誰要來進攻咱，咱就不留情呀咱就

不留情！

5、大家快參軍，參加八路軍，保住咱漢據地，才有好光景呀才有好光景！

〔唱時互相穿插扭隊形，每段之後用鑼鼓配之，唱完與夫在動身婦第二兒童甲乙順次扭下〕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一〇〇

# 勞 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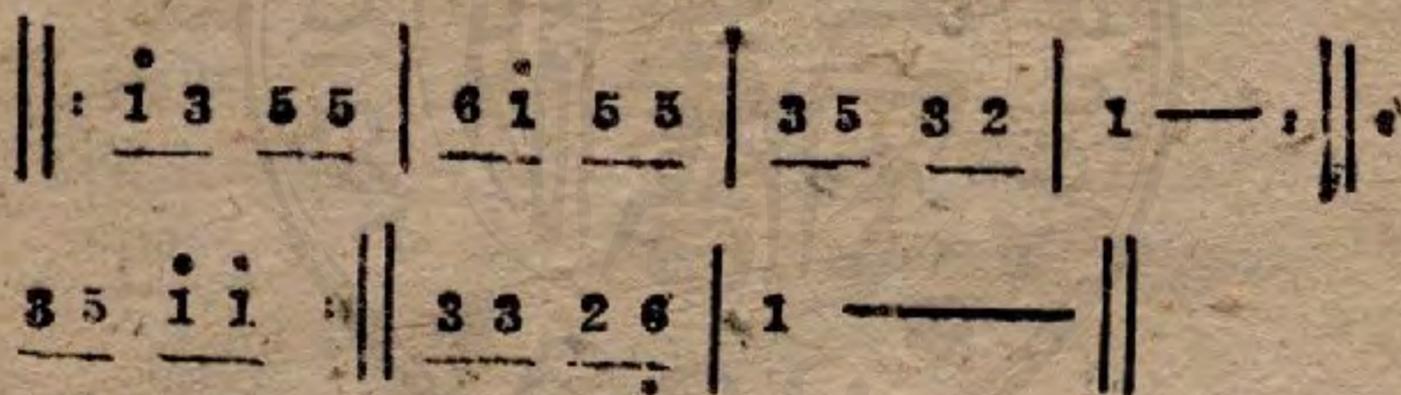
(兒童秧歌)

孫 洪

人物： 李大娘 五十來歲  
 公雞 一隻  
 母雞 一隻  
 小雞 一隻

人化動物

(開始時古上是靜的，鑼鼓打擊着輕鬆的拍子，弦樂奏過門，公雞叫兩聲。)



李大娘 [在音樂中扭秧歌步伐上場，手裡端著米，走到合的中間，向內喚雞。於是公雞、母雞、雞跳上；李大娘撒米，雞啄米吃，爲了爭食，互助叨着]

唱：  $\dot{1}$  3 5 |  $\dot{6}$   $\dot{1}$  5 | 3 5 1 2 | 3 — — | 3 5  $\dot{1}$   $\dot{1}$  |

白母雞 紅公雞 小花 雞 你們吃米

$\dot{1}$  3 5 |  $\dot{1}$  3 5 6 |  $\dot{1}$  6 5 | 3 5 3 2 | 1 — — — |

別爭吵 我有件 喜 事 叫你們知 道

## 張二哥參軍

雞齊門詞同上：主人，你有什麼喜事情？趕快說一說；我們知道了，也高興。

李（唱） 八路軍，打了個大勝仗，我有心拿你們，去慰勞，不知誰去好？

公雞（唱） 慰勞咱，八路軍，是件好事情；母雞的窩吃的香，同志們心裡，一定喜洋洋！

母雞（唱） 紅公雞，你說的，沒有道理。我三天泛蛋，還要帶小雞，爲啥你不去？

公雞（唱） 清早，天不亮，我就歌唱，催主人快起床，又紡花，又織布，生產作榜樣！

小雞（唱） 八路軍，待咱們，有恩情，堅決要打頑周軍，保護老百姓，過好光景！

李和娘，都是那老滑頭，自私自利真害後。叫我去慰勞，你看好不好？

李大娘（唱） 你別爭，她別吵，我來說公道。忘記了中央軍，抓走了少東家，殺死了老東家！

拿槍，拿着刀，嚇的你呱呱叫，追着你滿院跑，你想逃也逃不了，差點兒命送掉！

八路軍，打頑周，才把悶氣消。保衛了咱邊區，人人呀過的好，誰能忘記了！

自古來，老人們，說得好：救命的恩人忘不了，你們爲啥這道理不知道？

母雞（唱） 主人你，說的對！我也靈通了。吃米忘不了種穀人，知恩報恩志氣高！

八路軍，待咱好，咱忘不了。如今我決心去慰勞。你還有啥事情，分付我知道！

第二幕

公鷄〔唱〕叫主人，你別懶！我也明白了。母鷄生產任務高，叫我去慰勞，你看好不好？

母鷄、合唱〔我已經先說了，我去的呀！你的工作也重要，主人起來織紡花，全靠你苦戰。〕

李大娘〔唱〕好好，好好，你聽罷很好！道理你聽懂了，這事辦好，人人不會錯。

我這叫，公鷄去，同意不同意。母鷄產蛋多出力，等小鷄長大了，你再去。

公鷄〔唱〕主人呀，你說有道理，我去勞軍，同意，你們呀別懶！我馬上就要去。

李大娘  
小鷄  
母鷄

〔齊唱〕慰勞咱八路軍，最光榮，我們都來把你送。見了那八路軍，替我們問聲！

〔唱着公鷄上前，母鷄小鷄跳下李大娘扭下〕

# 陳三倒糧

馬俊傑

(高調調，唱皮黃及調以及別的大戲曲)

人物：

- 張不善——地主三十歲。
- 李氏——三十歲，不善妻。
- 陳三——佃戶十七歲。
- 王氏——二十五歲陳三妻。
- 趙其——二十五歲，李樓佃戶頭。
- 佃戶及人——本村佃戶。

## 第一場

張不善(上，唸詩)頭帶新禮帽，身穿絨褲。

(坐白)我名張不善，從小富貴，富貴，父母給地下一片家業，天天吃的好穿的好，常生些厚點子治家業，家二叔給我種地，不聽我支配，我就把他擯着，換了個李樓陳三，帶着他老婆，男的給我種地，女的給我洗洗漿漿的，故些錢錢，不給他工錢，真是方便得很，每年放出粟食，吃我一斗，我三斗，這樣一來，一年比一年富裕，現在我好地治到一頃，大牛喂了三間，好不自在！

唱：張不善治家業沒費力氣，放讓食得的利滿多吃肉，放一斗要一斗年年有餘，種地地一年才批三七，管打水，喂牛一油全管，便老婆做針線不管他吃，過一年又一年，年年有餘，餘下的到如今治了好地，昨日趕車去割肉買菜，另外的還買了好東西，我，俺小媳婦，肉，主晌午俺一口吃頓好的。

(白)小媳婦走來！

李氏：(上)唱：

張 三 買 肉

我只聽小兒叫我一聲，急忙忙走向前細問分明，小他爹你叫  
有幾件事，你趕快對俺把話說清。

張： 昨天我趕集去割的大肉，你到那火房裡去燻肉吃。

李： 你看我穿的乾乾淨淨，可叫那陳一家替咱燻去，光叫媳婦  
燻肉，燻好後就叫她去洗衣。

張： 又老張聽一言心中歡喜，你趕快叫給咱來肉。

李： 〔白〕陳三才走來。

王氏： 來了，〔唸〕，窮人真是苦。丈夫當佃戶，經天忙到地，真是太  
痛苦。〔白〕俺陳門王氏，許與陳三為婚。他眼不善家種地，經  
天老忙，俺只得給他家做活。光叫做不得吃，又覺得他家  
叫俺，不知有何事情，大爺 叫俺有甚事做？

李： 你來了嗎？

王： 來了！

李： 那邊有肉你到火房裡去燻吧？燻好！

王： 記下了！〔背〕你看，俺給他家做活，連肉燻也  
叫俺給他燻，光能做不能吃，唉！窮人真難呀！

〔唱〕又 奴來進火房， 一攬大刀手中藏。  
我把大肉切停當， 鍋內添上大料 薑。  
大火燒得二三滾， 一會肉燻停當，  
每遇大碗我盛上， 端着送到 房！

〔白〕肉燻好了！

李： 〔白〕燻好了，你洗衣裳去吧！

王： 我記下了。〔背〕，去吧！俺肉給它燻好了，這讓也不讓  
，又叫俺洗衣裳去！給他扯個地繩天天家叫俺給他洗衣裳洗借子！

〔下〕

陳三：〔上唸〕：我名叫陳三，給張家燻肉好幾年，天天給張家送水，

張一哥參軍

張家規矩很大，送水走到火房外，得先喊幾聲，忘了就得挨罵挨訓，窮人真難呀！〔唱〕有陳三我担水到了張家，來到火房外還得站下〔白〕水來囉！水來囉！〔唱〕說罷了水來囉走進屋去，忙把水到水缸回去再了，〔下〕

〔上〕到井台打水挑又回家下。〔進門〕

張：有老張我這想來也氣發，俺家的規矩你也知道，你爲何進火房不先站下？〔白〕真他媽的混蛋，每次打水站在外邊喊上幾句再進火房，你忘了麼？

陳：是，我一時忘記了，請担待一下吧！〔背〕哎呀！難當的體面的呀！天天打水還得在外邊緊會，喊幾聲才能進火房，唉，窮人不算人，比人家低三分。唉！到場，背了食！〔唱〕邁大步來到場裡，背起糧食往家去，背了一袋又一袋，混身出汗脫下衣，背起一袋往家跑，

張：張不善一見發了急！〔白〕真他媽的混蛋，光着脊梁背布袋，把我的布袋都治髒了，再背布上掛子！再不學我打你！

陳：是！〔背〕唉！個個真難，窮人沒穿的，光着脊梁背布袋叫他罵了一頓，再背布上掛的破掛子吧！〔唱〕陳三二次背糧食，背了一袋又回去。

場裡糧食都背淨，席上來休息！〔鋪下休息〕

張：小陳三騎在我的席，不由一陣惱心裏！叫陳三你打水去，趕快給我來刷席！

〔白〕媽的真混蛋，出混身汗，騎在我席上，把我的席沾髒了，趕快給我刷席，刷的慢了我打你。

陳：是，〔背〕唉！窮人真難呀！比人家席上騎一下還叫給他刷席，窮人身子不能挨富家東西，咱往人家席上騎了給人家刷刷吧！〔唱〕有陳三我刷席心不如意，只得我肚裡占嘴，占個大罵！

## 張二哥參軍

張：〔白〕真他媽的混蛋，叫你刷席你放屁臭我，滾出去〔脚踢〕不叫你刷席！不看你給種好幾年地了今天得打你一頓！

陳：有陳三出門來自思自嘆，貧窮人放個屁就得挨牆。  
無奈何背糞機地裡去，我陳三用火坑不知何年〔下〕

張：〔白〕小他娘今天咱們吃好了喝好了，咱抱抱咱小玩玩吧，我一天沒抱咱小輩！

李：丈夫說好便好！

張：富貴榮花萬萬春，

李：抱抱孩子散散心！〔下〕

## 第二場

陳三：〔唱〕地淨場光無有事，我到地裡拾糞去！

趙其：〔唱〕我趙其家住到李樓地，我在那李村種股地，九路軍來到真不好，叫個戶都擱身先倒糞食，俺村的夥計們都倒完備，我這要張媽去勸員夥計。

邁大步來尋張僕村，

觀見了陳三哥在地裡！

走向前我只把三哥來叫，

有爲弟好言語對給提！

〔白〕陳三哥嗎？

陳：趙其弟嗎？你怎麼這裡來了，有啥事嗎？

趙：三哥我問你，你還種着地嗎？

陳：別提種地了，因種地不知道受地十多少氣別，俺掌櫃的可尋煩了，給他種地，你三嫂天天給他作家裡活，洗衣裳，洗借子，彈花織布，自己事一畝也不能做，批點糧食得兩人做活，沒老實的還給他種不上地，我種地等水喝乾口，今年八月裡，再打雷的時候，人多麼忙，給他打水得在火房外單着，喊幾聲水來囉，才能進屋風水，那一次我沒有叫水，叫他好罵，背布袋

咧，熱了，我光着脊梁他說把他的布袋沾髒了，又叫他罵了一頓，背了半晌，躺在院裡席上歇歇吧他說沾髒了他那席，硬逼着給我打水刷，我放了個屁，說我臭他了，把我罵了一頓，說打我，真硬地種夠了，你還種地嗎沒有？

趙：我種着咧！

陳：地主怎樣啊？

趙：那先也很壞，現在不敢壞了。

陳：爲啥不敢壞了？

趙：對你說罷，從八路軍打了高郵，咱這成八路軍包圍了，民主政府出了命令，叫二五減租。

陳：我也聽說這個信了，農村怎麼辦的？

趙：農村的抗聯的給俺一說，俺都聯合起來了，俺三十六個戶組織五組，選了一個代表，那一個糧食，共分了三十萬斤糧食，立的文約！

陳：今晚三七地永遠按三、五分，這才公道，家裡人也不給他作活了，叫打裡工得給工價。

陳：總作的不錯，這今晚可就不差的了！

趙：總村也辦吧，別搞裡邊？

陳：看那個總係靠裡！

趙：靠八路軍共產黨有飯吃。

陳：怎樣作法呢？

趙：你回去申申佃戶商量一下，都一心了就幹嗎！

陳：那地主不倒給呢？

趙：不要緊，不倒給鬥他，總力量少俺帶趙去，怕沒！還有政府給咱作主！

陳：好吧！我也回去申申他們，明天再拉吧！咱兩便了也！請了！

第三場

陳：〔上唱〕我又聽趙賢弟對我來講！回村去去發動佃戶倒糧，邁大步來進村莊，東頭西頭串幾槍，東頭叫給麻子哥，西頭又叫二吃光，東頭西頭串亭當，牛屋裡來集合把事商量！〔坐下〕〔佃戶四人同上〕

甲：我只聽陳三哥叫我一趟！

衆：咱到那牛屋裡把事商量！

陳：大家都來了嗎？

衆：來了！

陳：聽李趙趙其對我講，他村佃戶都倒糧，請來大家商量事，咱們倒糧不倒糧？

甲：這事我也聽說，心中早就想倒糧！

乙：倒糧之事我知道，這是共產黨的好主張。

丙：倒糧陳三你把頭當，咱們聯合齊倒糧！

陳：我心情願把頭當，誰要帶領俺他娘！

衆：開始先倒俺地主，我頭領着懸棍子，〔轉三圈〕

衆：大家來到大門上，張不善出來俺倒糧。

張上：老張房中生主張，門外爲何鬧嚷嚷，

老出門來抬頭看，一夥窮種鬧飢荒！

〔白〕懸幹什麼的？

衆：倒糧食的！

張：倒什麼糧食？

甲：政府法令你不知道嗎？佃戶二五減租倒糧！

張：什麼糊塗蛋，你沒見十字街貼的佈告嗎？

張： 我就不倒！

衆： 拉出去集上說理！

張： 說理不該恁敢恁樣？

衆： 違法送政府壓起來！

張： 那我沒法，多恁個吧！

陳： 該十五石！

張： 恁恁有恁裝去也！

衆： 走！（裝糧食）

陳： 〔唱〕一袋一袋裝停當。

甲： 我替陳三來背糧，〔有一袋下去又上。〕

乙： 倒你的和我的是一樣， 不分你我同幫忙。

丙： 背了這袋就停當，

陳： 咱到西風去倒糧。〔下〕

張： 窮小子一個個背糧走

老張肚裡氣的覺

邁開步來還家轉

見我妻生塊腦前去商量

# 王牛拿皮襖

(高調劇) 馬傑作

人物：劉好唱——主，李氏——劉好唱之妻。  
 王牛：——雇工 漢三：——工會主任  
 雇工：——甲、乙、丙、丁四人。

## 第一場

李氏(上) 李氏生來福份大，進門一來就當家。

〔自〕我李氏，許配劉好唱為婿，自從過門一來當家管治，家有好地五畝，僱着僱工一人，今天天氣好冷，大雪飄飄，不免我僱工娘家去拿皮襖去，僱工走來！

王：〔上〕忽聽東家喚，上前去求見，大娘與我有何事體？

李：王牛，我命你娘家去拿皮襖你可願去？

王：你看雪飄，天氣寒冷，我王牛上穿小襖，下穿褲襠，十幾里路，我真凍的吃不住！

李：王牛呀！〔唱〕嗚呼一聲小玉牛人財不離，吃我的穿我的不聽支應，你前去拿皮襖回還罷了，若不肯到明天叫你下工！

王：〔唱〕有王牛一言自思自思，想起來貧窮人好不心傷，我東家要指我如何承當，不叫東家把話傷。

王牛拿襖出門走，一路大跑好早還鄉！〔下〕

僱工：〔上〕劉好唱在酒舖醉寧寧，出酒館我一心轉回家中人

邁開大步往前走，大門不遠向前迎！

邁步我把門走進，見了我妻把話明！

僱工：親見他回還家轉，請你坐到椅上邊！

## 張三賣參預

- 天丁：〔白〕你冷不？給我回去把火烤烤吧！
- 劉：〔白〕不冷，今天下雪我在棚裏曬的好曬，混身暖烘烘的，王牛
- 去了？
- 李：上我娘家拿皮襖去！
- 劉：怎麼還不回來？
- 李：小玉牛多掉鬼！
- 王：〔上唱〕我王牛跑起來一溜風，  
越跑越通到地流平，  
滑倒我王牛不要緊，  
皮襖上沾了泥我眼賊心狠，  
忙爬起來往家跑，  
爬起大太陽一陣到家中。  
〔白〕給你皮襖，哎呀！好冷
- 李：我這趕拍頭用目滑，  
皮襖上有泥爲何情！
- 王：王牛路途走的死，  
一下子滑到地流平！  
看我混身泥哄哄！
- 李：使我叫你去拿皮襖，  
你心有點不高興，  
半路裡你往泥裡扔，  
氣的奶奶怒氣生，  
上前我把王牛打〔打王牛〕
- 劉：〔接唱〕我這趕上前耳光扔〔打〕
- 王：〔唱〕他二人打的我混身疼，  
王牛心中暗思情！
- 李：王牛跑到街上去！
- 劉：咱回到秀房細把話明！〔下〕

## 第二場

- 團長：〔上，扶杖〕我名叫張三，給人當營大使，八路來後大家推選他，  
團長主任真喜歡。  
〔白〕我名張三，從前五歲給人家抗活，到現在就抗了十五年重。  
今年八路軍再舉動，來到我們這面地方，團長部聯合起來。

第二幕

政府有法令叫我們增資，大家一齊心，就增加了糧食，還給了五丈布，大家選了我個主任，我們已聯合好，僱主再也不敢給氣受了，誰欺負俺僱工就鬥爭他，給他大街說理，今天剛下了雪，有些寒冷，我到牛屋裡烤烤！

王：〔唱〕有王牛挨了打心中不憤，我見了工食詳細把話言，撐櫃的你打我心中太恨，聯合俺夥計們咱把理分，邁步我把主任的門進，見主任不由兩淚紛紛！

漢三：我一見小玉牛淚流不乾，

王：叫主任你不知細聽我言，

東家她身寒冷支使俺，

有王牛奈何去拿皮襖，

回到那半路裡滑倒在地，

皮襖上也沾了一點塵泥，

他二人只把我苦打一頓，

我找你來商量看看怎麼辦，

漢三：只聽王牛講一遍，

只知慙冷不顧俺，

今天咱把夥計們串，

王牛你去把夥計串，

王：王牛聽不待慢，

〔衆僱工齊上〕

甲：王牛東家心太狠，

乙：苦打夥計理不端，

丙：今天咱們來開會，

丁：替王牛兄弟報仇冤！

漢三：衆家夥計都來到，

今天王牛受了氣，

你有啥冤枉事細對我言，

大大雪天氣冷光打戰戰，

叫俺到她娘家拿皮襖，

路又遠她又滑走路真難，

混身上破衣服都把泥沾，

東家他一見惱心間，

我王牛挺着打一下沒還，

我覺着這個事真是冤！

我料漢三惱心間，

下雪拿襖理不端！

找他去說理大街前！

大家商量說一翻，

我把夥計傳一翻，〔下〕

聽我把話對怨言，

咱要替他報仇冤！

眼 耳 手 腳

衆人：這個事咱應該辦， 找劉好喝門一敲！

〔白〕走走，找他的狗草的去！ 〔左王牛上〕

衆喊：劉好喝在家哪裏？快滾出來！

劉：〔上唱〕正在房中把話談， 忽聽門外鬧的歡。

出了大門抬頭看， 些個種到跟前。

衆：上前抓住劉家慶， 街上明理走一翻！

劉：〔白〕這是爲何？

衆：你辦的事不知道嗎？問你王牛打工牛？

劉：我老婆身覺冷，令他娘家去拿皮襖！他故意丟在泥裡不叫她穿！

衆：放屁！

僱工甲：您穿的棉襖棉褲嫌冷，難道王牛不嫌冷嗎？

乙：將身比身一比！

頭：王牛滑倒滿身淨泥，難道王牛他能把您的皮襖穿泥裡嗎？

劉：那是我聽了搖錢子的話，我錯了！

頭：你錯了隨便打僱工該有罪吧！

劉：大家看怎辦吧，我以後再也不這樣啦！

頭：大家怎辦？

衆：叫他給王牛做一套新棉衣！

頭：限幾天？

衆：五天做好！

頭：你認不？

劉：我錯了，能不認嗎？

頭：認，回家準備去吧！ 〔劉下〕

頭：今天咱們大家勝利了，大家唱個歌吧，

衆：〔唱〕組織了僱工會 力量大幾倍 誰要欺負咱 就開說

〔衆下〕

# 保衛咱們的好日子 動力

「唱」四年已去新年到，  
家家戶戶興滔滔，  
鑼鼓喧天震人耳，

秧歌隊扭啊扭的本事高，  
眉鎖眼成過去，  
勝利的歌聲滿街飄。

新年沒事大家體體的坐，  
有一件事兒細對你學，  
聽了去莫作耳旁風，  
把這個滋味細細的嚼。

中華大國分兩邊，  
兩邊不是一箇地和天，

大後方有個蔣介石，  
他的主子徒孫有萬萬千，  
這些人造好了閻王殿，  
十八層地獄陰風慘慘，  
老百姓的生活辣又苦，  
就如同下了油鍋上了刃山。

大官小官滿處轉，  
不是瘋了就是要款，  
老百姓夏熱冬冷白費了勁，  
吸血鬼吸了一遍又一遍，

個個臉上沒有了笑容，  
凍餓的日子熬不絕，  
婆娘養兒防備着老，  
中央軍見了用繩子穿，  
上一串了下一串，  
誰家的理心肉誰不心酸？

這頭作揖牽衣調道哭，  
到頭來還是一家人摸不着頭腦。  
衆位想一想，那個不是爹娘去？  
誰家沒有女和男？

天南地北各一處，  
這樣的日子誰不心酸？

蔣介石更是個大混蛋，  
坑人的心眼數不完，  
他的家產無其數，  
都是百姓的血汗錢，  
票子印了一遍又一遍，  
弄的票子不值一文錢，  
別的地方咱不說，

上海一斤豬肉就值兩萬多元，  
老百姓連吃穿不到手，  
大官們山珍海味吃不完，

寧波的鮮魚用飛機來回的運，  
 一頓飯就有幾條人命在裡邊，  
 雖然都是娘生，  
 窮富的生活差的這樣遠，  
 窮的百姓沒法過，  
 各處的百姓光顧造反，  
 誰願造反去送命？  
 這官家逼着百姓上梁山。  
 心眼好的人人說好，  
 蔣介石的心眼偏了又偏，  
 別看他逼着百姓要光棍，  
 一見了鬼子就變了眼，  
 抗戰八年光裝大頭蒜，  
 從北平一溜風退到四川峨嵋山，  
 日本鬼佔中興他不心痛，  
 八路軍抗戰倒與他結下仇冤。  
 要問他拿的是啥主意？  
 就是怕人民力量大把身翻。  
 對日本低聲下氣爭討好，  
 光在那八路身上打算盤；  
 八年來一次次的來找岔，  
 不抗日來，只想打內戰。  
 日本鬼子投降後，  
 這個老蔣，咬着牙，瞪着眼，惡狠  
 狠的下了峨嵋山，  
 八路軍「駐防待命」不准動，

叫那些汗奸頭子都做大官，  
 不叫鬼子把槍交，  
 說這是中華大國威風！  
 有功的不賞，有罪的不罰，  
 這樣他的命命那值半文錢？  
 大後方百姓越過越苦，  
 根地地，人民身翻，  
 自從來了共產黨，  
 老百姓見了青天，  
 在以前，一年不種地，  
 忙一年不種地，  
 剛說糧食到了，  
 對半收、四六、三七、二八、一  
 就完。  
 亂着向人家把錢借，  
 一說利錢就作了難，  
 三分利不行就得打滾，  
 欠的賬從土壓的實在喘不過氣，  
 賣地土、賣兒女、自己的苦處誰  
 憐？  
 怕之怕進了冬三月，  
 要賬的人滿院子亂轉，  
 東湊西借說不盡的好，  
 打發了這個那個又叫喚，  
 人家過年面帶着笑，

年三十就是窮人的鬼門關，  
弄的窮人沒法過，  
不下絳州就進山海關，  
受不盡的屈氣，  
想打官司找不着半個「清官」，  
受罪不命裡註定，  
共產黨來了才得把身翻，  
自從來了共產黨，  
咱大家夥去掉了愁容換笑顏，  
共產黨的心眼你看多麼好，  
忙着咱忙不完：  
政府的官兒沒有官架，  
不貪財不受財多麼清廉，  
取消了捐和雜稅，  
人鬍捐、牲口捐、雞鴨捐、牙牌捐  
，亂七八糟一溜煙，  
實行了減租和減息，  
不要說要合理負擔，  
扛活工錢比以前多，  
冬穿棉夏穿單，  
因為窮人沒有世襲，  
群眾運動鬧的歡，  
鬥爭了土豪劣紳和惡霸，  
吐出了苦水，清算了仇冤，  
從此窮人有了依靠，  
交租交息富人也安穩。

這些事情還不算，  
政府又發動了大生產，  
幫助咱百姓搞家務，  
互助組，變工隊誰也趕先，  
男耕女織多勤謹，  
爲的是豐衣足食有吃穿。  
在瀋陽開了個群英大會，  
老頭子、小伙子、老媽媽、大閩女  
好多人都中了狀元，  
宋司令曹主任來請客，  
又獻酒、又獻花、騎高馬、演洋戲  
、扭秧歌、開大會鑼鼓喧天。  
人人都說狀元好，  
誰不下決心大生產，  
按下這頭且不說，再回頭來想想那  
個一九四三年，  
〔白〕老鄉們，管叫一九四三年呢  
？這是外國曆法，這個曆法  
從耶穌下生那天算起，到今  
年是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三  
年就是民國三二年，現在世  
界各國都用這個曆法，耶穌  
就是天主教基督教信的那個  
耶穌。  
〔唱〕邊區有個一九四三年，  
天不下雨地遍地的乾。

莊稼苗死的死乾的乾都沒長好，  
餓的百姓們多麼可憐！  
十屋九空全都要了飯，  
逃荒的逃荒賣人的賣人父子不顧各  
打算盤，

餓死在床上沒人問，  
吃人的事情也出現。  
共產黨爲着咱們想主意，  
軍隊政府的人們要少吃少穿，

省出東西來救百姓，  
軍民一家互相可憐，  
工商局裡出本錢，  
叫百姓運糧食賺利錢，  
運來的糧食賤錢賣，

免的咱百姓吃不上飯，  
好歹才把這荒年渡過，  
要沒有共產黨可就坑了咱，

去年的螞蚱滿天飛，  
飛起來就像黑雲遮了天，  
一落下莊稼就得吃個淨，  
眼看着又是一場大災難，  
大家夥一見急了眼，

政府軍隊和抗聯，發動大家滅蝗爲  
免，

以前打螞蚱都是轟，  
轟過來轟過去白費力氣等事不靈，

這次一定要打死，  
地裏的螞蚱往外挖，  
打了一布袋又一布袋，  
挖了一壟又一壟，  
男女老少軍隊百姓遍處打，  
人不吃螞蚱，螞蚱就要把人吃完。  
共產黨爲民出力辦法好，  
咱百姓才能逃出了地獄進了樂園。

八路軍本是好軍隊，  
他一不爲吃來二不爲子，  
三不爲坐官把人欺，  
不發財不發橫爲的是保衛百姓和家  
鄉田園，

軍民關係大家都知道，  
說重了大家嫌麻煩。

衆位鄉親你仔細聽，  
共產黨八路軍真是咱們的活神仙，  
上數到盤古開天闢地，  
數到民國三十四年，  
這兒也有老來也有少，  
也有女來也有男，

你想想，  
誰爲窮人掉過一跟淚？  
誰爲窮人打過半次算盤，

無論什麼苦逼你去揭，

有誰人爲咱們拋軀流血不願生

不願死不願苦夜當白天？

咱們沒有共產黨，

日本鬼子怎麼完完？

漢奸隊們誰領着打？

誰敢換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邊？

天災人禍誰想法擋？

根據地怎會變爲地上的天？

衆位鄉親你不要以爲這下沒

了事，

出了一件禍事叫人「怒髮衝冠」！

〔白〕什麼叫怒髮衝冠呢？

就是人生了氣，氣的頭髮

豎把帽子都頂起來了，冠就

是帽子，

〔唱〕蔣介石那混賬王八蛋，

要把咱們的根據地來佔，

各處上說是繳日本的槍，

暗地裡打八路反共產黨要打內戰，

鐵路線上發人馬，

想把東北華北全佔完，

蔣介石手下有幾個壞蛋，

何應欽和胡宗南，

〔白〕鄉親們！你知道何應欽和胡

宗南是幹啥的嗎？何應欽以

前是中央軍的總參謀長，現

在……

名親：派頭子，胡宗南

蔣介石最親信的人，八年

戰坐在陝西西安一次日本

沒打，這兩個人都是中國

喪命星，

〔唱〕他一聽說要打共產黨，

領着大軍往北犯，

前幾天在山西和平漢線上打敗仗，

毒心眼一退又打山海關，

到處殺人又放火，

比日本毒的不差錢，

大後方百姓的生活苦。

他要把根據地換上大後方的天，

老鄉們大家要知道，

中央軍要來了禍害可不淺，

咱們又要活受罪，

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又要欺負咱，

咱們鬥爭來的惡毒的鬼，

他們要來了說不了咱，

咱們的日子剛過得好，

吸血龜來了一吸就完，

根據地裡的生活好，

他們來了晴天就會成陰天，

老鄉們咱們的根據地是血肉創造，

過好日子不知費了多少錢。

老蔣要踏爛咱們的根據地，

……

咱們一不是豬二不是羊讓不讓他要  
 仔細盤算，  
 面前盤着有兩條道，  
 要打要讓別打練了算總  
 你別看中央軍的武器好，  
 能打敗日本他更不沾！  
 八路軍就有一百多萬，  
 自衛隊和民兵有萬萬千，  
 咱們有了毛主席和共產黨，  
 誰來發壞就和誰幹，  
 年輕力壯的男子漢，  
 爲西南抗戰果鏖上前線。

人生百歲也是死，  
 死在家裡那如和敵人拚死在前線，  
 你別看蔣介石外表上楞，  
 軟的欺硬的怕一打就完  
 大家都有良心在，  
 那個不是好兒男，  
 正規軍和民兵前後方，  
 一齊幹，  
 打不退國民黨永不算完，  
 一旦打退了反動派  
 根據地來一個大團圓。  
 (於七縱二十一族六十二團)

# 保衛邊區

(河南墜子)

張維金

說的是：蔣介石來大耍蛋，  
 人民的痛苦他不顧，  
 要想打退反動派，  
 和平主義實現，

一心一意造內戰，  
 勝利的果食想獨佔，  
 党政軍民齊動員，  
 奉勸大家快參戰。

小銅板一打響叮當，  
 小孩子一拉我開了腔，  
 憑若問我今天唱的啥，  
 國家大事（一）稽。  
 世上人多有，有矮，  
 朝朝坐官人有好有忠；  
 高高矮矮不一樣，  
 忠臣奸臣不一般。  
 那個忠臣  
 爲國爲敵入血流遍野，  
 那個奸臣  
 賣國家坑人民圖吃圖穿。  
 忠誰奸人民有眼，  
 八年來老百姓會看出忠奸，  
 八路軍殺日寇血流遍野，  
 蔣介石圖吃穿逃到四川。  
 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七月七日那一天，  
 七月七盧溝橋大炮響。

中央軍不抵抗拔腿南竄，  
 蔣介石逃進了四川深山，  
 日本小鬼進了中原，  
 到處的燒殺又搶掠，  
 害的人實在可憐！  
 三里有釘，五里有鐵錘，  
 人民受到，  
 千古未有的大災難，  
 有的吊有的跳井，  
 東跑西奔去逃難，  
 三天吃不上一頓飯，  
 夜晚宿到田野間。  
 共產黨八路軍來到以後，  
 人民這才見了青天，  
 有熱血的男兒奮起參戰，  
 跟隨着八路軍死戰中原，  
 党政軍民團結起，  
 大殺大戰整八年，  
 建立了民主的根據地，  
 人人有吃人人有穿。



1945年  
 中央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第四一八八號  
 本報地址：重慶市中區  
 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渝字第一二二號  
 零售每份五分  
 廣告刊例：第一版每行每日五角  
 第二三版每行每日三角  
 第四版每行每日二角  
 長期廣告另議  
 電話：二二二二  
 電報掛號：五二二二  
 印刷：本報印刷部  
 發行：本報發行部

減租減息實行了，  
豐衣足食太平年。  
日本鬼子八月十二投降了，  
全國人民都喜洋洋，  
眼看和平來到了，  
中國出了個大壞蛋。  
同胞們，  
您若問這壞蛋那一個，  
就是蔣介石現在四川。  
他一下下了兩道命令，  
一、給八路軍一道給汗奸。  
二、給地方守備隊一道命令，  
叫汗奸維持地方治安。  
各位同胞您看看，  
蔣介石的心眼偏不偏？  
毛主席爲了國內和平，  
才把蔣談到重慶，  
提出六項好主張。  
一項一項您聽清！  
那吧第一項。  
承認解放區民選政府與軍隊，  
撤退那，  
包圍陝甘寧的中央兵，  
進攻解放區的軍隊都撤退，  
避免內戰爲了和平。  
第二項。  
給予八路新四軍投降權。

第三項，  
嚴懲汗奸解散偽軍。  
第四項，  
公平合理的整編軍隊，  
救濟難胞辦理復員，  
減輕人民的賦稅，  
不叫人民再作難。  
第五項，  
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  
給人民言論自由結社權，  
特務機關要取消，  
釋放愛國政治犯。  
第六項，  
召集各黨派代表會議，  
商討國內的各大問題，  
制定民主的施政綱領，  
聯合政府要成立。  
毛主席六項主張實在好，  
全國百姓齊擁護，  
蔣介石硬迫沒了法，  
只得承認和平簽了字。  
誰料他一面送走毛主席，  
一面就發兵攻咱解放區。  
他知道自己兵馬不頂打，  
就和鬼子偽軍配合起，  
雙十協定他推翻，  
破壞了團結與和平。

拿投降來哄士兵，  
各路軍來進攻，  
到處燒殺又搶掠，  
害的百姓實在苦情。  
同胞們不信看河南，  
中央的壞事數不完。  
抓壯丁來又要錢，  
這錢那錢拿不完，  
老百姓無吃來二無有穿，  
中央軍見了還用繩拴。  
關的人民無法過，  
逃的逃來竄，  
擔男帶女向北跑，  
到夜晚睡到淺窩間。  
同胞們來仔細想一想，  
老蔣來到可怎能成？  
那個同胞們要民主，  
要幸福，要安生。  
同胞們若要想過好，  
有幾個辦法記心中。  
一要參軍來三要參戰，  
党政軍民齊動員，  
党政軍民團結起，  
不讓反動派來搗亂。  
嗎不論男來四不論女

男女老動員，  
男的拿槍和他幹，  
女的後方作軍衣，  
年老年少齊上陣。  
前不愁吃和穿，  
党政軍民一條心，  
咱們一定能勝利。  
咱們要跟着共產黨，  
咱們要聽從毛主席。  
共產黨來毛主席，  
他給咱們出主意。  
快參軍來快參戰，  
多軍參戰大家來幹，  
拿起刀槍和鋤頭，  
保衛咱邊區太平年。  
那個好青年趕快參加八路兵，  
為幸福為和平實在光榮，  
若要打走了反動派，  
大家才能過太平。  
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中華民國萬萬年，  
同胞們仔細想，仔細想，  
趕快參軍理軍當。  
說到這裡暫且住。

# 倒苦水

——快板——

王瑞珍

姓張叫張忠，我家在四川住重慶，  
如問我爲什麼求遠區，十句八句說不清，千句萬句也是不中用。  
我的家在重慶，六十畝好地自己種。  
父母雙親還都，我和哥哥正中用。  
全家都是莊稼漢，只望種地去爲生。  
自從七七事變後，老蔣的中央到重慶。  
起初來到還裝好人，開口就說他是正統。  
一稱中央軍，句句念的抗戰經。  
過了一年加半年，合在一堆年半正。  
日本鬼子他不打，只在後方享太平。  
百里聞着鬼子信，嚇的他媽肉像蟲。  
大砲機槍都丟去，一連失了百餘城。  
若問原因是何在，他的政策是反動。  
他們實行的抓兵制，不是參加的自願兵。  
不提抓兵我不惱，提起抓兵我怒氣衝。  
怒氣衝了八丈高，回頭對大家說分明。  
那軍中裡去幹活，被他個王八爺的抓了兵。  
我的父母聽說後，站在大街鬧轟轟。  
這時我父無法想，恨恨的把老蔣罵幾聲。  
時光真不巧，被保長個孫聽了風。  
保長向他們報告後，回來又要抓我兄。  
兄弟二人全被抓去，家中的老小不中用。  
我母親聽說該氣死，我父氣得肚裡痛。

全家老小哭啼啼，迫得父親「悲聲」。  
「父親在無法想，把地一下子賣個淨。  
如問賣了多少錢，無法數票用秤秤。  
完全把錢交去，兄弟二人出火坑。」  
全家「得」飯吃，外邊就叫窮且窮。  
人人相說邊區好，我的主意就拿定。  
把爛東西收拾好，一心要往邊區行。  
該着我們運氣差，時運不好路不測。  
國民黨軍抓兵制，又在這裏發了瘋，  
一家老小正在行走，對面來了「群兵」。  
又把我抓到營裡去，胡言亂語說是逃兵。  
自從抓到營裡後，沒看過太陽在西。  
膝黑的屋子是牢獄，原來是牢獄按了營。  
吃不飽，睡不香，夜無衣，衣受凍。  
牢獄裏坐了半年多，強迫給前算正兵。  
自從正兵當上後，夜夜站崗到三更。  
自從鬼子投投後，老蔣個孫下命令。  
若問他命令怎樣下，句句話裡是反動。  
他令全軍準備好，去到邊區來剿共。  
他的命令下去後，使得各界不贊成。  
若問老蔣他是那一個，姓蔣字介石名叫中正。  
中央軍來到平漢路，首先佔了湯陰城。  
八路軍不打我們往「退」，爲的是不打內戰要和平。  
有誰知中央軍他瞎了眼，不識好歹，定要「剿共」。  
佔了湯陰還不算，又進漳河往北行。  
八路一見心好惱，十月三十一號來個大進攻。  
大血戰槍響成一團，如狼似虎的衝了鋒。

俺弟兄們中央當兵都如意，大家齊說咱們交來反正。  
 這樣的交着反了區，受盡了邊區軍民的優待和歡迎，  
 邊區一內住了一兩多月，咱腦筋改變，思想更打通。  
 見邊區減租增佃改善生活，實行民主提倡民生。  
 生產運動增農產，樣樣的好事都實行。  
 論領導有偉大的共產黨，  
 論武裝有強大的八路兵，  
 論政治有我們的毛主席，  
 論軍事有我們朱總司令。  
 黨心軍民一家人，大家聯合來反攻。  
 誰要輕看這支力量，他算一輩沒長眼睛。  
 國民黨商毒孫涉睜眼，敢再河邊賊來進攻。  
 全邊區人民聯合起來，  
 反對國民黨個狗日的王八精！

【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廿七日

廿元